

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  
电影文化研究部专版

# 重启的不只是未来

## ——评动画电影《熊出没·重启未来》

■文/陈中国

《熊出没》海报一出现,就知道春节要来了。作为该系列大电影的新作,《熊出没:重启未来》能否再创票房佳绩,能否为当下的中国电影注入一种新的期待,一种新的信心和一种新的希望?带着这样的期待,我走入了电影院,浸入到黑暗之中,等待着“熊出没”!

影片开场,是一个温馨的家庭互动场景,满脸幸福的光头强抱着一个婴儿,但这个开场很快便以喜剧方式戛然而止。想想也是,《熊出没》的“人熊三人组”原本就是喜剧组合,不让大家乐呵一下,怎么能对得起春节这个喜庆的节日呢?

之后,笔者就跟随光头强进入到到了一个全新的、想象的孢子世界。观影过程之中,眼睛几次湿润,电影看完,久久不能平静。出影厅往楼下走的时候,我想,这部电影跟我在内的某个真挚而本源东西连接了,我心中有些东西被这部电影触动了,一种对电影本身、电影中的人物和电影中的情感与精神力量的触动!

如果用两个词语来对这种触动做个说明的话,那就是这是一部“良心”“良知”之作。如果要几个词语来对这部电影来做个解读的话,这是一部“可看、可敬、可期待”的电影。

一部电影“可看”,必然不能少了对内容本身的解读。《熊出没:重启未来》是一部关于“拯救”“牺牲”与“回归”的故事。故事发生在光头强与小亮等人穿越到未来的地球——孢子侵蚀后失去生机的地球。影片主线围绕着小亮与光头强以及熊大熊二联手如何杀死帝王孢,让地球重新恢复生机展开故事。故事中的小亮是一个孩子,但是他心中装着父亲临死前的遗言,坚信可以通过回到过去,找到纯净的孢子,制造净化体,杀死帝王孢,从而拯救地球,让地球恢复生机。在后疫情时代,《熊出没:重启未来》选择这样的一个故事架构和时空架构,本身就寓意深刻,“净化体”这个名字既是对现实生活的积极回应,也是对人类自私自利的性格阴面的反向映照。

从这一点出发来看的话,这部影片的现实主义的教育意义是非常清晰的,就是要告诉我们自己,我们的子孙后代要珍视我们生存的这个星球——地球是我们的母亲,是我们命运共同体。用合家欢电影的方式,向青少年观众讲述这样一个爱护保护地球的理念,这部电影可看。而小亮这个人物自身所带的正向能量——相信微光汇聚之后的力量可以拯救地球,相信美好未来会来的那个希望感,以及他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执着于坚持,赋予影片一种积极向上的能量,这种力量是“中国化”的,是具有中国精神的呈现,因为在小亮身上,我们看到了《愚公移山》中愚公的不折不挠。这难道不是对中国精神和中国文化的有力解读吗?

这是一部可敬的电影。敬意送给《熊出没:重启未来》这部电影的导演编剧以及众多参与创作的人员,没有他们的辛勤付出,我们就无法在春节档享受到一部精神上的饕餮大餐。他们的可敬,来自于他们对创作的严谨的态度。众所周知,《熊出没》是系列电影,系列电影的好处在于,电影一旦成功扎根在观众心中,那么就会形成一种观影期待和规模效应,给电影宣发等各个方面节

省很多成本,如果运作到位,还会从IP周边衍生中获取到更大的收益。但是系列电影同样也有它不可回避的“坏处”——“创新”非常难,创新的另一个代名词就是“超越”,超越别人,是一种快感,超越自己,则是一种痛苦的破茧之路。我们从《熊出没:重启未来》之中,看到了创新,而且不是一般的创新,是一种“舍我其谁”的大胆的、冒险的创新。

第一个创新,就是题材的创新,《熊出没:重启未来》在观众群的选择上,不再局限于为低幼儿童服务,也不再局限于为青少年服务,而是触角伸到了成人观众群身边。第二个创新,则是把温情主义放在宏大的人类命运母体中进行表达,影片中的光头强、小亮的爸爸和小亮是一家人,而且这一家人曾经都被人误解为地球的毁灭者,这种人物关系的架构,使得地球毁灭和拯救地球的母题变得可以触摸且有温度。深层次来看的话,这是一种中国式的“家国情怀”表达,家国情怀的内核是“天下兴亡,匹夫有责”,这种大情怀、大视野通过小切口的叙事表达方式,让整个故事变得生机盎然。

《熊出没:重启未来》可敬之处,还来自于主要出品方和影片的创作、制作、宣发团队那群一直坚持做这部电影的人,一个人时间是有限的,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一部电影之中,这种孜孜不倦的态度和情怀,正是《熊出没》系列电影中不灭的“微光”,一种“坚持就是胜利”的微光,一种“星星之火可以燎原”的精神延续。这样一个微光的存在,给了我们希望。希望是一种美,是一种有爱有力量,而这种东西,正是我们的电影应有的一种力量。

这是一部可期待的电影。文化其实是一种很脆弱的东西,能够称之为文化的东西往往经过了很长时间的汇聚与凝练,这种汇聚与凝练最终成为一种共识性的精神内核,被更多的人认可。《熊出没》系列电影的创作者们,通过十几年孜孜不倦的坚持,把一部电影打造成了一种新的春节文化现象,并且通过这种文化现象,不断向我们的孩子传递美好、希望和美德。这部电影的可期待,既是面向电影观众的,也是面向电影行业的。从观众的角度来看,带着孩子在春节时期看《熊出没》已经成为一种习惯,这种习惯里蕴含着对影片精神内核的认可,我们知道,很多电影为了票房,无所不用其极,但《熊出没》却坚持做有良心的电影,每一部《熊出没》都在传达人类的美德,传达一种可以奋进人心的力量。从这个角度来说,《熊出没》就不再是一部电影,而是中华传统美德的播种机和传播者,是至美的中国文化的再塑者,是智慧的中国精神的传播者。

从电影行业角度来说,《熊出没》电影具有电影票房风向标的作用,春节是开始,始源之气具有鼓舞人心的力量。春节档电影票房的高低对提振行业信心具有重要的作用,对当下中国电影市场尤其重要。2024年,《熊出没 逆转时空》以20.06亿元票房佳績给市场注入强心剂。我们有理由相信,《熊出没:重启未来》将会再次取得票房佳绩,让我们拭目以待!

(作者为北京电影学院二级编剧、中国电影家协会儿童电影工作委员会副会长)

大鹏(董成鹏)是谈及《“骗骗”喜欢你》时无法绕开的“影子”,他担任本片的监制,名下的“他城影业”是影片的出品方之一,首执导筒的苏彪更是与他合作十余年的“御用编剧”。正如苏彪在访谈中所说,两人在审美上一致、创作上同频,大鹏可以被视为这部影片的“深层创作者”,观照他之前的创作,为评析《“骗骗”喜欢你》提供了参考和背景。

### 骗术的力度

《“骗骗”喜欢你》的片名概括了影片的主要情节,骗术和爱情,这是一个以骗治骗的故事。金晨饰演的绝爱女孩林晴朗被“渣男”张子骏(王皓饰)欺骗,背上了20万巨额债务。江湖骗子欧阳晖(孙阳饰)意外出现,让林晴朗看到了转机,两人联合以“碰瓷”为生的董晓惠(李雪琴饰)、“骗场老炮”柏仕通(王耀庆饰)组队设局,与张子骏开始了斗智斗勇的过程,同时,林晴朗和欧阳晖之间也有了微妙的情感变化。

骗术电影作为犯罪片中的一种亚类型,情节围绕着精心设计的骗局展开,通过展示骗局的策划、实施和揭露过程,吸引观众的注意力。《“骗骗”喜欢你》中有着典型的类型形式特征,骗子团队中除了林晴朗、欧阳晖、董晓惠和柏仕通等角色都是被主流社会边缘化的人物;酒店大堂身份险被拆穿、货柜码头飙车等场景打造出了危机步步逼近的桥段;叙事上用层出不穷的悬念和反转不断打破心理预期,激发着观众的好奇心和紧张感。

但影片中的骗术故事讲得并不精彩,它缺少了“力度”,或者说没有

能传递给观众这种类型独有的危险和刺激。最主要的原因就在于,故事故中骗子团队的身上没有足够的戏剧性压力,如果行骗失败,他/她们其实不用付出任何额外的代价,林晴朗无非继续之前打工还债的生活,欧阳晖也只是多了一个行骗失手的案例。人物身上没有压力就没有了动力,没有代价就不会有危险,故事建置的不足,让这场骗局滑向了为骗而骗,多少有了些闹剧的成色。

其次,骗术电影尤其讲究情节的环环相扣和逻辑的真实严密,要看骗过故事中的对手,首先要骗过看故事的观众。董晓惠假扮的“富二代”,需要向张子骏借钱;张子骏作为处心积虑的“资深渣男”,不知道银行的本票能逆向取消等情节,有悖于观众日常现实的生活逻辑,让故事的可信度打了折扣。

在大鹏之前的创作中,逻辑的严密并不是他的强项。有论者指出,《煎饼侠》《缝纫机乐队》等故事,虽然发生在现实语境下,却具有超强的假定性,经不起逻辑的推敲。之所以观众能买账,一方面是密集的笑料降低了观众对合理性的追问,更在于大鹏用小人物梦想成真的励志故事,让观众在激昂的情绪冲击下,原谅了故事的粗糙和逻辑的硬伤。

类似的问题在《“骗骗”喜欢你》却被观众“挑剔”,可能是因为影片没有提供足够的笑和足够强大的情绪冲击。

### 爱情的温度

《“骗骗”喜欢你》中被塞进了大量的“笑料”,比如“崔翠翠”“崔牛碧”“敲鱼鳖”等语言幽默的色

角,和宋木子大牙一吐、口沫横飞的动作,虽然格调不高但也惹人发笑。但更多的笑点和“梗”,恐怕观众已经习惯了喜剧电影中段子的堆砌,它们往往来源于喜剧类综艺节目或东北的二人转舞台,对不熟悉这些文艺形式的观众而言却难解其妙。所以这部影片是否足够好笑,其实是因人而异的。

地铁上听到林晴朗和欧阳晖交谈的路人嘲讽她是“纯爱战士”,恰恰在当下中国的电影银幕上,这样的“战士”是不讨观众喜欢的,在经典叙事中超功利性的、利他性的爱情,在今天已经成了生活中可有可无的一个部分。或许是为了迎合这种“潮流”,这部影片中的爱情也是温吞的,它更像是一种可进可退的好感。

林晴朗这个人物被塑造得来路不明,也因此面目模糊。她曾经是奋不顾身的“恋爱脑”,被骗后化身“可以骗感情,但不能骗钱”的唯利女子,骗局成功后又变成道德至上的“圣女”,揭穿了“渣男吃软饭”的真面目又把钱送给海鸥姐(柳岩饰),她最不可爱的地方应该就是用道德“洁癖”去以己及人,为此团队可以白忙一场,欧阳晖需要去警局自首。

还需要指出的是影片的改编策略。这个原产于泰国的故事被放置到了“澳港”(其实是澳门),成为了一个“环内地”的故事,影片中诈骗等犯罪情节发生在这里当然有更大的创作空间。但在经济增速放缓、社会就业不足的当下,成长在内地,能去“澳港”谋职的林晴朗已然是幸运者。如果说《抓娃娃》是让大众享受了一次围观“富人受穷”的快感,林晴朗的幸运者

角,和宋木子大牙一吐、口沫横飞的动作,虽然格调不高但也惹人发笑。但更多的笑点和“梗”,恐怕观众已经习惯了喜剧电影中段子的堆砌,它们往往来源于喜剧类综艺节目或东北的二人转舞台,对不熟悉这些文艺形式的观众而言却难解其妙。所以这部影片是否足够好笑,其实是因人而异的。

地铁上听到林晴朗和欧阳晖交谈的路人嘲讽她是“纯爱战士”,恰恰在当下中国的电影银幕上,这样的“战士”是不讨观众喜欢的,在经典叙事中超功利性的、利他性的爱情,在今天已经成了生活中可有可无的一个部分。或许是为了迎合这种“潮流”,这部影片中的爱情也是温吞的,它更像是一种可进可退的好感。

林晴朗这个人物被塑造得来路不明,也因此面目模糊。她曾经是奋不顾身的“恋爱脑”,被骗后化身“可以骗感情,但不能骗钱”的唯利女子,骗局成功后又变成道德至上的“圣女”,揭穿了“渣男吃软饭”的真面目又把钱送给海鸥姐(柳岩饰),她最不可爱的地方应该就是用道德“洁癖”去以己及人,为此团队可以白忙一场,欧阳晖需要去警局自首。

还需要指出的是影片的改编策略。这个原产于泰国的故事被放置到了“澳港”(其实是澳门),成为了一个“环内地”的故事,影片中诈骗等犯罪情节发生在这里当然有更大的创作空间。但在经济增速放缓、社会就业不足的当下,成长在内地,能去“澳港”谋职的林晴朗已然是幸运者。如果说《抓娃娃》是让大众享受了一次围观“富人受穷”的快感,林晴朗的幸运者

# 《“骗骗”喜欢你》:它做对的那些事

■文/秀龙

局的环节,都有非常具体的呈现。对观众来说,这就是特定类型片提供的奇观。《“骗骗”喜欢你》较之泰国原版片长压缩了十多分钟,节奏更快,骗局的环节却做得更细,反转更多,尤其是对反面角色的刻画层次更丰富,因为自己就是一个骗子,所以特别谨慎,不容易上钩,对对他的一次次引诱,到阶段目标达成,到把故事发生地定在澳门。澳门特别适用于讲一些较为跳脱我们中国内地语境的故事,包括对犯罪尺度,都有更宽的容错度。

《“骗骗”喜欢你》把原版的50万泰铢(10万人民币)改为20万澳门币(约18万人民币)。数目卡得刚刚好,如果再大,比如200万,那观众脑子里萦绕的都是刑事犯罪的事。再小,那有些观众觉得这就不事。20万,像根鱼刺,不要命,但咽下去也不容易。这是一个普通人都能感知、感受到的金额。

犯罪喜剧国外多为黑色反讽喜剧,中国的犯罪喜剧做黑色难度相对大一些,更容易的操作是往“轻”做了,《“骗骗”喜欢你》设置为20万,最长刑期不超过三年,这涉案金额和刑期,将犯罪的阈值卡在普通人生活的场域里,更能圆融地混合喜剧,包括混合爱情。20万,女主咬咬牙也能挣出来,而她一定要骗回来,其实还是有争一口气的成分,所以这个故事,从根本上说,是一个钱混着感情的故事。在影片的进行中,标的也在不停发生变化,这样以钱为线索贯穿,推动人物也推动观众一路向前。

该片基本沿用了《恋爱局中局》的剧情线,其核心技术概念是“骗”,影片把这个技术概念分解地特别细致,每一个人骗术的风格,每一个骗

角。爱情片中表达爱情的镜头,往往是男女主角的正反打近景或特写,实际上是一个单人的镜头,如果观众爱上了这个男主或女主,就会把自己的视角和情感代入到跟他(或她)对手戏的演员的视角里。观众自己爱上了这个演员,就会觉得这个男人爱上了这个女人,或者这个女人爱上了这个男人。男女主角之间的这种互相喜欢的所谓CP感,也就建立起来了。很多时候,男女主角没有CP感,是因为观众只喜欢上了他们中的一个,只喜欢上了男主角,或只喜欢上了女主角,无法带入双向喜欢的视角,就会主观上觉得男女主角之间没有CP感。

《“骗骗”喜欢你》的镜头里,孙阳是帅的、暖的,金晨是美的、傻傻可爱的。观众CP之心,油然而生。当然,爱情始于颜值,不能终于颜值,男主必须有一些经典的陈辞打动女主、打动观众才能企及内心。该片最核心也最有反意的台词是,当金晨痛苦流涕地反省自己:“为什么是我被人骚扰,为什么是我被人骗,我到底有什么问题?”孙阳有些心疼地看着她说:“你只是运气不好,碰上了坏人。”女主因为这句话爱上男主,我也因为这句话更喜欢上这部影片。使受害者受伤的不仅是被骗的事实,还有不断反省与自我检讨甚至自我怀疑的二度伤害,这种伤害甚至比实际发生的伤害更深。不是因为你不检点,不是因为你脑子笨,就是因为你碰到了一个坏人,只是概率事件,一次霉运而已,让伤害就此打住。

总体而言,《“骗骗”喜欢你》中爱情线比更强调较低,是作为犯罪线的间歇与推动,而一直把钱和感情裹在一起走,不管是对前男友还是男主的感情试炼都跟一笔笔具体的钱挂钩,这就避免了纯爱情片常出现的情节不够,对观众尤其对非恋爱期的观众吸引力不足的问题。

观众常常要求爱情片的男女主角要有CP感,CP感是玄学,根植于舅舅的出现,赋予了观众如亲人一般看待男主的视角,借舅舅之口解

“哭穷”恐怕难以产生同样的效果,因为前者讲的是“吃苦”的价值,它是当下不少人自以为是的生活状态;后者其实是“盲信”的代价,是违背“常识”所受到的惩罚。在这样的主人公身上,是不大容易产生共情和共鸣的。

### 迎合的尺度

《“骗骗”喜欢你》中创作者对社会大众情绪无疑是有着敏锐感知的,在这个故事中可以看到许多“调试”的痕迹,力图去适应更多观众的胃口。比如前面提及的,大众需要娱乐寻求开心,就填充大量的段子和“梗”;年轻人“恐爱”,就把男女之情描绘得暧昧温吞……

在女性叙事风潮高涨的当下,影片也迎合了这波潮流。金晨、李雪琴和柳岩,她们其实都扮演着同一种女性,她们善良、坚强、自立,只是因为时运不济或者受到男人的伤害,暂时陷入了迷途困境,她们身边的男人,或为“渣男”,或为浪子和负心汉。

商业电影迎合市场的热点和观众的需求当然无可厚非,但迎合与故事的完整性和合理性之间该如何平衡,显然还是包括大鹏在内的诸多电影人需要思考的问题。

《“骗骗”喜欢你》作为一部贺岁的“爆米花”电影当然是合格的,它提供了轻松甚至欢乐的观影时段。正是因为我们见证了大鹏和苏彪等创作者,从网络转型到银幕的步履艰辛,见识过他们在那些书写自己、回望故乡和批判现实的作品中所展露的才华和能力,所以才有了坚实的期望和坚硬的批评。